

左氏

三十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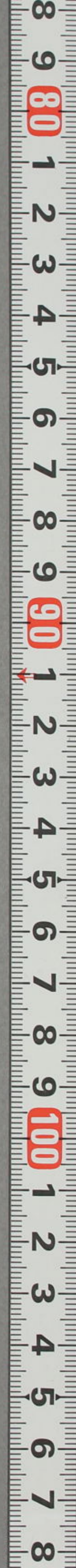
衰五年至十二年

服部文庫

117

207

18



117
207
18

仲

比扶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

襄五年 盡九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叔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

春秋左傳

卷第三十

經五年

地闕命之使與彼行故稱及彼此傳稱晉將為吳

命諸侯使魯衛先會之魯衛俱受命於晉非是魯君

於列書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鄆人于戚此不序吳於

林父之下而別云會吳者為吳人先在善道蔑與林

父往彼會之故云會吳也十年會吳于柤成十五年

會吳于鍾離皆是吳在彼地往彼會之故殊會吳也

公羊以為外吳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秋故殊會以外之左氏無此義杜不從公羊故

皆云吳在彼也下戚會不殊吳者來會于戚故與諸國同序列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罪其貪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穆叔使鄆人聽命於

會故鄆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見賢遍反

同公至自會無傳

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

有告命故獨書魯戍諸侯至魯戍正義曰此

年城楚丘按傳皆諸國同行而經獨書魯者城楚丘

傳云不書所會後也彼為魯人後期諸侯已散故作

獨城之文此則於戚之會受命戍陳十年諸侯伐鄭

於伐鄭受命戍鄭虎牢還國各自遣戍更無告命故

獨書魯戍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會故鄆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同公至自會無傳

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我

遙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王使王叔

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黷周室故告

愬于盟主愬悉路反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

叔之貳于戎也王叔反有二心于戎失奉使之義

故晉執之使所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

僖公初即位○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覲

伐

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鄆大子巫如晉以成之直歷

及見賢覲見至成之正義曰覲見釋詁文也

遍反前年魯請屬鄆雖被晉許而鄆人未知故

將坐至晉以成之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

夫也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

夫豹與至大夫正義曰巫若坐受鄆命則豹

夫當言及今巫來至魯魯侯命之令與豹同行與

豹俱受魯命故經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

人同行皆不言及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其類皆是也○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

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

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好呼晉人

奉火布報反

及古國

于

常

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

遠故使魯衛先告期將為于偽反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

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

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

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

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夏至書旱○正義曰

禮所以祈甘雨也過時則書若值歲旱則又修此雩禮而為祈禱故雖秋雩非書過也此是為旱而雩非常雩過時也但經書大雩則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為旱而雩傳皆言旱以釋之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為純陽用事防有災旱而祈之也至於四時之旱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經書雩而傳不以旱釋之

者皆過雩也經書過雩則與旱雩不別故傳皆發之

是解發傳言旱之意也雩為旱禱而不書旱者雩而

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

信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雩而獲雨則書雩穀梁傳

也○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

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

謂楚其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

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

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

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

為失其節故言不刑共音恭陳之至不刑○

斷丁亂反正義曰釋例曰陳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三

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明法示教以肅大臣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以興兵致討暴師經年加禮於陳陳恨彌篤乃愠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其王用刑為失其節故君子論之以為不刑也加禮於陳者謂四年楚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不刑者言不得用刑之道也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扁扁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

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

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

音佩

共

亦

義曰釋例以君子此言止為殺公子申與壬夫二人而已此註又兼言殺子反者傳言已則無信尤王也背盟而敗于鄢陵及殺子反皆是共王無信之事故追言之也殺此三卿欲令諸侯息忿還來屬已故言欲以屬諸侯以屬諸侯者僖十九年傳文也逞訓解也此王殺此三人望解已意而諸侯不從意竟不逞不亦難乎

夏書曰成允成功

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

盟于咸會吳且命成陳也

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而後盟非先盟而後會既及其會知非後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犂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

鄧大夫聽命于會鄧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

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鄧

人所以見於戚會近附近之近下文陳近同竟音境譴棄戰反復扶又反見賢遍反

○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

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

息浪反行如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

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

林本作為七年陳侯逃歸

直

許

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朝夕冬諸侯戍陳

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

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

縣西南有棣城棣力計反公及至棣城正

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既會而伐并會書之計此亦當書會故解之公及救陳而不及其會故不書會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

反鄉許在阼階西鄉正義曰喪大記云大夫

亮反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人迎

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

于序端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

升自阼階西鄉以君臨士喪西鄉知臨大夫之喪則

位于序端者亦西鄉也鄭玄士冠禮註云阼猶阼也

及古蜀

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劉炫又引記云：若既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宰庀家器為葬備。
庀具也。庀，匹。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

玉無重器備。
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衣於既反，無食如字，又音嗣，重如字。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
相三。積子賜反。君矣。

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久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為相。

三君也。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

秋葬杞桓公。無傳。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

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至以名

○正義曰杞入春秋以來唯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用夷禮書杞子卒未嘗書杞君之名也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唯成五年盟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魯杞俱在未嘗與襄同盟嫌其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釋例曰杞伯姑容未與襄同盟而事逮其父用同盟之禮善斷好之義也嫌於赴非所盟之君

○宋華弱與樂轡少

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狎親習也優調戲也

○詩照

反狎戶甲反長丁
丈反謂徒弔反
敬之狎是相褻慢相貫習之名也二十八年傳稱慶氏之徒觀優至於魚里是優為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遂以優著名是優為調戲也

子蕩怒以弓楛華

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

故曰楛 **○**楛古毒反 **○**子蕩至曰楛 **○**正義曰貫

穿於弓之中故曰貫其頸周禮掌囚有楛桎在手曰楛在足曰桎頭貫於弓若手在楛故云以弓楛也桎也戒止人使不得遊行也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

於朝難以勝矣

○儒乃亂反 **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

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

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

言我射女門女亦

當以不勝任見逐 **子罕善之**

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如司城至

正義曰子罕以華弱奔後而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

非告君也亦逐子蕩一句亦是子罕之語說子蕩之

罪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

宋亦不復逐之子蕩作被逐之意故云幾日而不我

從也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善之如初不恨其射門

也或當實逐子蕩故子蕩云幾日而不我從理亦通

也言子至得安正義曰服虔云言子罕不阿

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

與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

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杜以春秋之

世君弱臣強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為國向成欲蓋

華臣子罕不怨樂轡皆忍忿求安之事不足以為大

尤知傳載此言是善其得安秋滕成公來朝始朝

非尤其從惡故異於服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

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

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平

四年狐貽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

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

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

卿見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兄賢通始代

○正義曰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傳曰告為政而來

見也大國正卿尚來見小國知此傳言見者是始代

父為政卿往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反

見於大國也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

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

政 夙

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復扶甲寅

堙之環城傳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

山及女牆○堙音因環戶關反又音患傳音附堞

堞女至女牆○正義曰兵書攻城有為堙之法宣

十五年公羊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為土山

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言環城是及杞桓公卒之月

環遶其城知周市其城為土城也○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

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

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湫

子小反徐

齊師大敗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

鳥

市山

完

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

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桓玄孫襄宮齊襄

公廟○共音恭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邠

遷萊子于邠國○遷萊于邠五兮反本邠○正

義曰邠即小邾也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

故也小邾附屬于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使

之寄居以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

終身也○疆居子○良反

經七年春邾子來朝○邠音談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

非禮也

禮

夏四月乃免牲

正義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

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也例稱啓蟄而郊

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

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內於法仍可以郊據傳獻

子之言三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以大曉故三卜

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吉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

郊故免牲而不殺也○稱牲至禮也○正義曰僖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

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

此經與彼正同唯四卜三卜為異耳彼言其非則此

亦非也牛已稱牲是既卜日矣牲既成矣而又卜郊

與僖同譏故云又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南遺假事難而城之○費音秘○南遺至城

此傳唯說南遺請城之由不言時與不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無傳為災故書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鄆鄭地

○鄆于軌反○謀救至鄭地○正義曰楚既圍陳

字林凡吹反○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

故陳侯得出會求救也陳侯逃歸陳遂屬楚諸

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為救故不書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實為子駟所

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書卒同盟故也如會

會于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鄆鄭地不欲再

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鄭七報反又采南

試下同為書于實為子駟至會上正義曰魯

偽反上時掌反之隱閔實被弒而書薨諱而不言

弒則亦不以被弒赴諸侯此鄭魯實為子駟所弒而

史不得書弒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

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

如會卒也是言書名為書卒而稱之也三年盟于雞

澤五年盟于戚魯鄭俱在同盟故赴以名法當書名

故進名于上其名本為下卒非是生名之也如會者

會諸侯于鄆欲往赴其會也公羊傳曰未見諸侯其

書一作上據釋文上為是

言如會何致其意也原其意本欲往會故書之也未見諸侯言其未至會所而死非至會而不見也書卒于鄆者赴以所

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

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

能播殖者郊祀至殖者正義曰言后稷周之

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

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止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

春火充

祿

之義曰萬物本乎天... 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 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 以報本也據此諸文則郊祭... 求未來之神必須配故推祖... 有旨矣祭祀者為報已往... 明神所享神以將來致福... 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 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 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 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殿... 于田彼豈為田而祭哉神... 亦古是也神以人為主人... 入以宜稼祐人以此謂之... 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 禮仲春之月月令曰是月

止

耕

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 後耕也獻于此言正與禮合... 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 言何休膏肓執彼難此追... 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 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所謂春分... 啓蟄為中氣二月節驚蟄... 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 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 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 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 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 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 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即當...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

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若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

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為隧正○南遺為費宰

叔仲惠伯之孫○隧正至役徒正義曰九音遂年註云隧正官名五縣為隧

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諸遂之政**欲善季氏而**

求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

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邾

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

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

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且難乃反**○冬十月晉韓獻子**

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

為公族大夫下師長同**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

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正義曰至多露○**

召南行露之首章也言人行者豈不欲早夜而行乎

謂早夜而行則多露濡已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穆

子引之言非其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

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
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弗躬至弗信○正義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詩註

云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

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

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好呼報反詩

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

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

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音恭下註同介○介助也景大也○正義

音界下及註同曰定本介景皆為大也恤民為

音

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曰天生烝民立君以牧

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君之與臣皆為恤民而

設之也能安靖共敬在其職位是其所所以憂民也

直為正正已心正曲為直正人曲參和為仁

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參七南反或作三如是則神聽之介

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詩曰至可乎正義曰詩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能安

靖共敬以居爾之職位愛好正直之人與之共處於

朝則神明聽順之當助女以大福也既引詩文又述

其意能愛念下民是為德也正直已心是為正也能

以已正正人之曲是為直也此德也正也直也三者

和備是為仁也人能如是則神明聽順之大福降與

之田蘇是知人者也田蘇言起好庚戌使宣子朝遂

仁起必備有此行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

老國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國

為之師長國大夫今言使掌是與諸公族大夫為師

也長國○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國緩報非貳之

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國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國禮

登階臣後君一等國後胡豆反下國禮登至一等

公迎賓於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納賓賓

又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

亦欲君行一臣行一言君先升二等然後國叔孫穆子

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國敵體並登

嘗後如字徐胡豆反國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

所過吾子其少安國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國

悛改也國悛七國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

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國委蛇順貌

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國委於危

反下同召謂從者也國從順行衡而委蛇必折國衡

上照反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國

詩曰至必折國正義曰詩國風召南羔羊之篇言大

夫賢者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委蛇委蛇然委蛇

順從之貌詩之此意為順者也今孫子為臣而君自

處是橫不順道以橫道而為委蛇其人必將毀折不

得終其國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救之國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為天子也於成之十六年

魯成公○正義曰杜必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知非者以鄭成公成七年即位至襄二年卒唯十四年無十

六年故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

不禮焉

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

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

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傳言經所以不書弑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僖公子○陳人患楚

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

使公子黃往○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

為執黃○為于偽反

二慶使告陳侯于會

鄆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

背君屬楚

音佩陳侯逃歸

鄆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無傳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燹蔡莊公子

○燹息

正義曰此決舍之

協反

正義曰此決舍之

及古則

春大流

卷之三十七

及古則

及古則

及古則

及古則

及古則

及古則

及古則

及古則

及古則

悉

春不... 入陳鄭有宿怨此時與蔡無怨晉復無命使侵無故
與師以生國忠以其動而無謀故貶之釋例曰陳蔡
楚之與國鄭欲求親於晉故伐而入之晉士莊伯詰
其侵小且問陳之罪子產答以東門之役故免於譏
及其侵蔡既無晉令又無直辭君死主少與師以求
媚於晉不能以德懷親以直報怨故二大夫異於子
產也陳之見伐本以助晉晉不逆勞而以法詰之得
盟主道理故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
也善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邾丘時

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
而公先歸○邢徐音刑○時公至先歸○正義曰
○難乃且反○公以正月如晉此會之下
始云公至則晉侯適會公乃歸魯季孫蓋從
公朝晉即從晉赴會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霸

業故朝而稟其多少○復扶又反霸本亦○晉悼
○正義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
無復定準今晉悼復修霸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
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

命

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之會。以明朝聘之數，數之多少，傳亦無文。據于大叔之言，不說悼公之法，而遠陳文襄之令，則悼公此命，還同文襄耳，非復別制法也。○鄭羣公

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

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先

反又如字。辟，婢亦反。註同。熙，許其反。徐音治。辟罪，釋詁文也。不直言殺

而云辟殺，明是加誣以罪而殺之。子駟知其謀已不

以罪殺，恐動衆心，故加誣以罪，言其罪自當死，非為

已討，所以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

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

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侵至獲告

鄭無蔡怨，又無晉令，鄭自發心侵蔡，知欲求媚於晉

也。獲其將，必與之戰，戰敗乃獲之，不言敗者，唯以獲

告不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小不順

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

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

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

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一言上有何字

春秋左

卷之二十九

及古周

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
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
 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
 侯大夫以崇之晉悼至崇之○正義曰禮卿不
而云尊晉侯者此有鄭伯在會自與晉侯相敵諸卿
不敵晉侯無罪不合貶也但欲尊晉侯無辭以見之
故貶大夫以尊之大夫非有罪也文二年晉宋陳鄭
四國之卿伐秦皆貶稱人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
同也諸侯之卿皆貶而獨不貶季孫宿者文元年公
孫放會晉侯于戚註云禮卿不會公侯而者秋魯大
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是其義也
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者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亦
是有禮之事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莒既滅鄆魯

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疆居長反註同**○秋**
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
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嶠子展欲待晉待晉求
救子孔穆公子子嶠子游子子展子罕子○嶠居子表反
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
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壽音授或如字註同幾居豈反
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
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難乃多○正
義曰杜云兆卜詢謀也既卜且**謀之多族民之多違**
謀多如杜此言則云是語辭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

及古

國 族家也。事滋無成。**國** 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紆

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

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國** 二竟。晉楚界上。舒其音

恭竟音 以待彊者而虜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

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

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國** 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

又會城棧。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虜必利反。又音

國 謂三至邢丘。○正義曰。鄆之會。鄭伯未至而卒。

今將背之。離楚救我。將安用之。**國** 言失信。得楚不足

貴。○背音佩。至卷末皆同。 親我無成。**國** 晉親鄭。鄙我是欲。**國** 楚

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國** 言子駟不

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

棄鄭。**國** 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國** 八卿和

義曰。八卿者。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句佐之。荀偃

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

軍。魏絳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

聞之。**國** 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

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國**

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

成○杖直亮反下同守手又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咎其九反下

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同適丁歷反下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

于路人也不得于道眾無適從義曰至于道○正

之三章也言謀事之夫甚多是非相奪無可適從為

是之故其事用此益不成也發言訥訥而盈滿於庭

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者如彼道

上行人每得人即與之謀意無所從為是之故用此

不得于正道也○匪彼至適從○正義曰鄭玄以

匪為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杜

以如者如似他物故以匪為彼言如彼行人逢值歧

路問其所從也鄭以行為道邁為行言道上行人杜

亦當然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駟名○駢芳乃及

師 鄭

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晉大夫○駢扶賢

反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倣而司徒以討亂略蔡人

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倣

反索悉各反註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

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女焚我郊保

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馮皮

同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遑暇

也啓跪也○跪其也釋言文也舍人曰閒暇無事也

李巡曰啓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

芳服反控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

苦貢反夫人猶人人也。扶註同夫音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

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

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計

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

李行人也。介占賀反註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為明年晉伐鄭傳。見賢遍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

之辱。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

應

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

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

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標徐扶妙反又季武

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

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譬本亦作辟歡以承命

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

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

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

彤弓於王。形徒冬反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

十八年音卜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以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

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君子以為知禮形

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形弓

○正義曰文四年甯俞來聘為賦形弓甯俞不敢當

此賦形弓而宣子受之故解其意彼以形弓當甯俞

故甯俞不敢受此賦形弓其義在於晉

君非當范匄故范匄受之而為知禮也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天火至故

得告則書史之常例於此須言告者公羊傳曰外災

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曷為或言災或

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

言火者甚之也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為

此註以

異之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二月己亥

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戲許

宜反

春秋

卷三十一 二十四

及古

伐鄭至鄭地。正義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於時鄭實不服，諸侯自同盟耳，鄭不與盟也。此註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者，此盟鄭與傳文分明，不是準約同盟之意。文始知鄭與盟也。杜言此解經於盟，不書鄭伯之意，耳。經若重序諸侯，必當鄭伯在列，但經已前目諸侯，不復重序鄭伯，不見故特解之，以其伐鄭而書同盟，則鄭與盟可知。同盟之文，足以包鄭，故不復見鄭伯耳。非謂因伐而同盟者，所伐之國必與也。柯陵之盟，鄭實不服，諸侯自相與盟，非同鄭也。文同事異，不可執彼以難此。十一年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文與此同矣。此經書十二月巳亥同盟于戲，傳言十一月巳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而傳於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巳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經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巳亥，十二月巳未朔五日得癸亥，故長歷參校上下，巳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則其月不得有巳亥。經書十二月誤也。此誤者，唯以一字誤為

二非書經誤也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

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樂喜至

義曰：文七年及成十五年二傳言宋六卿之次，皆云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是貴，故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然則宋國之前當右師為政卿，今言司城為政卿者，蓋宋以華閱是華元之子，以元有大功，使閱繼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使為政，齊用管夷吾，魯任叔孫婁，皆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此傳有以為政者，以為救火之政耳，但從此以後，歷檢傳文，鄭人討賊，宋人獻玉，扶築臺之，謳劑向成之賞，皆是政卿之任，故言為政卿也。下晉侯云：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宋人自知天道當有

最法言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政

隧音遂

補

音老守手又反註守備同巡行下孟
反下同度待洛反下同處昌慮反
丈巡行其城以丈
度之故云丈城

表火道 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
之。○標必

使華臣具正徒 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
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

之正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
致民是司徒掌役徒也言具正徒司里所使遂正所

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司
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

令隧正 納郊保奔火所 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
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遂
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鄩五鄩為鄙五

鄙為縣五縣為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為六鄉外
為六遂鄭玄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鄙鄩
縣遂與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
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郊內
屬鄉者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郊外屬遂
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全離所守司徒令遂正量
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而奔往救之華臣直言
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火百役即
上畜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使
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

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
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

如之 向戌左師使樂造庀刑器亦如之 樂造司
寇刑器刑書

○造市 義曰此人掌具刑器知其為

專反

水火

卷三十一

二十七

司寇也。恐其為火所焚，當是國之所重，必非刑器為刑書也。哀三年，魯人救火，云出禮書御書，書不名器。此言刑器必載於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彼鑄之於鼎，以示下民，故譏其使民知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當書於器物，官府自掌之，不知其在何器也。或書之於版，稱此版為刑器耳。

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屯武守

皇

郎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郎音云本亦作員音同，校戶教反，註同。皇父至出馬如字，徐尺遂反，下同。守手又反，下同。皇父至其官。○正義曰：服虔云：皇郎，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為人之子，大司馬椒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郎掌此事。皇郎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為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中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為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

主車也。國有火災，恐致姦寇，故使司馬命此二官出車馬備甲兵以防非常也。傳言屯武守者，甲兵器械藏於府庫，若今武庫，使其守此。使西鉏吾屯府武庫也。此事輕於車馬，故後言之。

守 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鉏吾音魚。鉏吾至

義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也。杜以府為六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具官守。劉炫以為府守謂府庫守藏，今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屯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按哀三年魯遭火災，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為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為府庫財物，便是不重六典，唯貴財物，劉以為府庫而規杜非也。

令司宮巷伯傲宮

司宮奄臣

為
王
正

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音景○司宮至之事○

楚子欲以羊舌肸為司宮欲加宮刑以此知司宮奄
臣謂奄人謂臣主司宮內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
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鄭玄
云奄稱士者異其賢也奄人之官此最為長則司宮
當天子之內小臣也周禮又云寺人主之在內五人
鄭玄云正內路寢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孫炎曰
巷舍間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巷者宮內道
名伯長也是宮內門巷之長也周禮內小臣其次即
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又以詩篇名巷伯經云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鄭以巷伯
為內小臣既無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
明文各以意說

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周禮二師至祀也○正義曰

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卿為之長此傳

禮

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所職
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
教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則鄉
正當屬司徒此傳言二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討左右
師討左則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
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令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
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
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
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是宋置六卿況四鄉
乎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享為祀也止令敬享不知所
享何神周神大祝國有災彌祀社稷禱祠鄭玄云
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又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
鄭眾云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
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
神而祭之此遇天火為災亦當徧祀羣神其所合祭
皆應祭之也蓋火起始命之祭耳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

之外禮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

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

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墉本又作庸音同

禳如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

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

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

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別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

所為也文承二師令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

亦從上省文也用馬者以馬為牲祭於四面之城以

禳火也禳卻也卻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

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

小乙是宋微子之入世祖也盤庚之為殷王無大功

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也祀盤

庚不別言牲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為之土積

則為陰積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以禳火禮亦

無此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

馬祀盤庚皆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此

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伯氏司

里次華臣具正徒次到隧正納郊保然後二師總屯

羣官先右後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

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屯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

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

次敬享祀盤○渥於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莊子

角反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

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

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

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

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

令民內火禁放火○味竹又反徐丁遺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鶉音純見

如字又謂火至放火○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賢過反

此五官各掌其職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謂能其事者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

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時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神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配五帝而食

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于火星者以其于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火正何故不得配

帝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正配

食也火正配火星而食有此傳文其祭火星皆以正配不知配何神而食經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燔掌

之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司農云

天

疑是出內之候

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

曆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

尚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味為

火之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

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為朱鳥之

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味謂鳥

陽七星為頸宋均註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味鳥首

也七星為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

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而在

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故於十二

次味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

文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

者以為時候大火心也在中辰明故時候主焉以是

故此傳心為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

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

大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

傳鶉火大火其為出火之候周禮之註不言味者以

春火疏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味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陶唐氏之火正闕伯

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

遷闕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

在宋地葛反闕於陶唐至宋地正義曰史記五

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闕伯高辛氏之子遷闕伯於商

丘主辰皆昭元年傳文也爾雅以大火為大辰是辰

為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火為宋

星也闕伯已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

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

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

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又曰宋大辰之虛也然

則商丘在宋或以為漳水之南故殷虛為商丘非也

是由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註俱以闕伯明之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闕伯之後居商

丘祀大火相息亮反註祀大火至大火正義

大火之星居商丘而祀火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

是商丘之地屬大火也然則在地之上各有上天之

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

分星鄭玄云星土星所主上也封猶界也大界則曰

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今

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

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

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是言地屬於天各有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

不知存者本是誰說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

火昭元年傳云參為晉星二十八傳云龍宋鄭之

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

春不... 惡之則朱息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
 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
 之分也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
 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
 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
 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
 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
 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
 其分誰分之也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
 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
 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
 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或鶉首極多鶉
 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
 野或有妖祥而為占者多得其効蓋古之聖哲有以
 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至大火○正義曰
 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
 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

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為
 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為天下號王
 肅書序註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為國號按詩
 述后稷云即有邠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即稷封邠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即是商丘則契
 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閼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
 為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
 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于商武王封微子啓為宋
 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
 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為昭商
 昭八年傳曰自根牟至於商衛是各宋為商之驗釋
 例曰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者是湯之祖
 亦宋之祖也堯封閼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商人閱
 歷數世故云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商人閱
 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閼
 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

季火流

卷三十三

古周

文子

知天道之災必火。○豐許靳反數所
主反下同更音庚
○商人至道也
○正義曰閱
 猶數也。豐謂間隙也。商人謂殷商之人為王之時數。
 其禍敗之變必始於火。言其政教有失將欲致禍。
 既開禍敗之變必有火災應之也。今宋是商後亦如
 商世欲有禍敗必初始於火。是以言日知其有天道
 也。然殷商不居商丘必有火者。以商是相土子孫相
 土居商丘祀火之故。故火之為災連及殷商之世也。
 傳唯如此而已。亦不知爾。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變亂亦殊故不可
 必知。○公曰至知也
○正義曰公曰此事可必乎但
 若時政小失天未棄之。或下災異。冀其覺悟。或可常
 有火災也。若國家昏亂無復常象。不可知也。象謂妖
 祥有所象。似以戒人也。國若無道。災
 變亦殊。既無所象。故不可必知也。
 ○夏季武子如

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薨於東
宮
大子宮也
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
 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艮下
 艮上。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
 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艮占
○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鄭玄云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
名曰連山似山之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
而藏於其中也。洪範言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孔安國云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
之言。是言筮用三易之事也。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
然則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父唯
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
 春火流。
 艮下

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著求爻，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是占變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實然以否，世有歸藏易者，偽妄之書，非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為用連山為用歸藏所云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為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先儒為此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晦豫皆入，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三三。震下兌上，隨。史疑占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下至論之。○正義曰：震為雷，兌為澤，象曰：澤中有雷，隨。鄭玄云：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為德，外說之以言。

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史疑古易遇八者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乃得隨卦而論之。所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亡如字讀，者或音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象，故姜亦以象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亨許庚反，下同。象。○正義曰：易筮皆以變者為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象辭，故姜亦以象為占。此元亨利貞無咎，是隨卦之象辭也。史言是謂艮之隨者，據周易而言，故姜亦指言周易以折之也。周易卦下之辭，謂之為象，象者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占之主。隨。

象云元亨利貞無咎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
 正也隨卦震下兌上以剛下柔動而適說故物皆隨
 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逆於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共
 適邪淫則災之道也必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無
 咎過耳無此四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
 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
 淫而相隨非吉事○長丁丈反下同○言不至吉
 嘉德易作嘉會○事○正義曰
 不誣四德者四德實有於身不可誣罔以無為有也
 如是乃遇隨卦可得身無咎耳明其無此四德而遇
 隨卦者乃是淫而相隨非是善事故得隨必有咎也
 穆姜自以身無四德遇隨為惡其意謂隨為惡卦故

云雖隨 無咎 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 婦人卑於

丈夫音預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 姤淫之別名○姤

反註同徐又如字服 姤讀姤為放效之效言效小

氏同嵇叔夜音效 俗語謂淫為姤故以姤為淫之別名 不可謂貞有四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傳言穆姜辯而不德

元體至出矣○正義曰自幹事以上與周易文言正
 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
 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元者始也
 長也物得其始為眾善之長於人則為首為元元是

體之長以善為體知亦善之長也亨通也嘉善也物
無不通則為眾善之會故通者善之會也物得裁成
乃名為義義理和協乃得其利故利者義之和也貞
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故正者事之幹也體仁以
仁為體也君子體是仁人堪得與人為長體仁足以
長人也身有美德動與禮合嘉德足以合禮也以已
利物義事和協利物足以和義也正而牢固事得幹
濟貞固足以幹事也此四德者在身必然固不可誣
罔也是以雖得隨卦而其身無咎今我婦人也而與
於僑如之亂婦人卑於男子固在下位而有不可謂
之行不可謂之元也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
之亨也作為亂事而自害其身使放於東宮不可謂
之利也棄夫人之德位而與僑如淫姦不可謂之貞
也由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隨而無咎四德我皆無
之豈當隨卦也哉我則自取此惡其
身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宮不能出矣○秦景公使士
稚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

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雅若
舉不失選得所選○選息戀官不易方方猶宜
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
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帝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
曰農收曰穡種曰農收曰穡○正義曰農是力
穡稼者言如嫁女之有所生也穡愛也言愛惜而收
斂之也此文穡無所對故以農為種名其實農是營
田之名種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
曰稼也○正義曰齊語四民者士農工商此傳言其士競
於教是說士也庶人力於農穡是說農也士農已訖
唯不雜通上士庶為四非以阜隸工商為四也韓
季火流

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句少於中

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句佐中軍。偃將上軍。少

詩照反下同中行戶郎反。韓起少於樂廩而樂廩士魴上之使佐

上軍。魴讓起起佐上軍。廩將下軍。魴佐之。於斬

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

子匠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

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

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

○饑音飢 又音幾○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

武子齊崔杼宋皇郕從。荀罃士句門于鄆門。鄭城

門也。三國從中軍。○鄭音專 本亦作專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

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

上軍。滕人薛人從。樂廩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

軍。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

栗。表道樹。○行栗如 斬行栗。○正義曰。行道也。謂

云列樹以表道知此甲戌。師于汜。衆軍還聚汜。汜

鄭地。東汜。音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兵器戰備盛

凡

餽糧

餽乾食

○盛音成 餽音侯

歸老幼

示將久師居疾

于虎牢

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肆青圍鄭

肆緩也青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

○青生領反

徐所幸反 **緩**從罪人謂故赦之也 **將**求民力開

恩赦罪赦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為放鄭囚按

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戰而

獲非有所犯不得謂之肆青也

不書圍鄭者此肆青

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不成圍故也

鄭人恐乃行成

與晉成也 **恐**丘

中行獻子曰遂

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獻子 **苟**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 **又**反 **知**武子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敝罷也

○罷音皮 **吾**三分四軍

分四軍為三部

以為三分四軍為三部 **○**正義曰賈逵

為分四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

亢敵故從鄭說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

欲罷楚使 **與**諸侯之銳 **以**逆來者 **來**者楚也於我

不能也

未病楚不能矣 **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

愈於戰

勝聚戰 **暴**骨 **以**逞 **不**可以爭 **言**爭當以

謀不可以暴骨

○暴蒲卜反註同徐扶沃反 爭爭鬪之爭註同又如字

大勞未

艾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 **先**王之制也

艾息也言當

從勞心之勞

○艾魚廢反又 五蓋反註同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

成十一月巳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

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子駢公子發子國公子嘉

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蟾公孫

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

適子從才用反適丁歷反門子至適子正義曰周禮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晉士莊子

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如違盟之罰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力

國之間介猶間也音問大國不加音問

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功強要鄭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強要下要人要盟

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

委頓底至也歆許今反墊丁念反隘於懈反底音旨自今日既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

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

子駢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

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日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

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

其三門三門鄆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

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復扶閏月戊寅濟于陰阪

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

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

更

攻十五

二

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

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

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

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

陰阪洧津○閏月依註讀為門五日阪音反又扶板

反番芳元反以音庚復扶又反洧于軌反

以長至洧津○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此年無

閏故知此閏字當為門五又月當為日也晉人分

四軍為三番以二番為待楚之備一番以攻鄭之門

一番一門以癸亥初文每門五日積一而日欲以苦

鄭而來楚也楚不敢來鄭猶不服至明日戊寅濟于

陰阪復侵鄭外邑而後歸也鄭都洧水之旁故知陰

阪洧津也衛氏難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

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五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

源古閣

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
 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若然閏
 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爲門五日乎秦氏釋云以
 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既言三
 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門五
 日三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上下符合故杜
 爲此解蘇氏又云按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
 十四日十一月四月巳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巳亥
 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
 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
 九日故杜爲長歷於十年十二月後次于陰口而還
 置例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

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傳言子展能守信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
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

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歲星十二歲而

一周天
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

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

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

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一終

彙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
國君

而後生子
註皆下同
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

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裸謂灌鬯酒

也享祭先君也
盍戶臘反裸古
亂反灌古亂反
君也
正義曰

鬯酒勅亮反補

春秋疏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汲古閣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鬱人凡祭祀之裸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玄云鬱鬱金香草也鬯釀
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
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
神之禮故舉之以表祭也故云裸謂灌鬯酒也裸是祭初
先君也劉炫云冠以金石之樂節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是大禮當福羣廟以金石之樂節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
○祧他君冠至處之○正義曰冠是嘉禮之大者
彫反當祭以告神故有裸享之禮以祭祀也國
君無故不徹縣故有金石之樂行冠禮之時為舉動
之節也冠必在廟故先君之祧處之也既行裸享祭
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
諸侯之冠禮亡唯有士冠禮在耳其禮亦行事於廟
而不為祭祀士無樂可設而唯處祧同耳士冠必三
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公則四大戴禮

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按此傳文則諸
侯十二加冠也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十二加冠親
迎於渭用天子禮則天子十二冠也晉語柯陵會趙
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則大夫十六冠也士
魚則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諸
侯至為祧○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為祧天子有二祧
鄭玄云祧之言祧也超上去意也諸侯無祧聘禮云
不腆先君之祧是為始祖廟也聘禮註云天子七廟
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
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
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
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
諸侯賓客未散故也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
今備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正義曰成公至所處○正

祖衛世家文也。服虔以成公是衛之曾祖，卽云：「祧謂曾祖之廟也。」曾祖之廟，何以獨有祧名？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三。鄭之豐氏，豈得立曾祖之廟乎？而亦謂之祧也。杜意從衛所處，意在排舊說也。以晉悼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祿享之禮歸魯，乃祭耳。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

質主也。正義曰：質之爲主，以意言耳。無正訓也。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云：唯彊是從。二辭俱以高神是其無定主也。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

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

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音皮徐音彼中分並如字徐音丁仲反。而言盟地知是城內里名。○正義曰：言入盟是入城盟也。入城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積子賜反，下同。聚，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賈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

己之山水其言也
已之山水其言也

讓行，所以幣更國不用牲，賓以特牲國務崇省所景

反器用不作國因仍舊車服從給國足給事也行之

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國三駕三興師

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

門自是鄭遂服國期音基本亦作暮向舒亮反

盟同盟于中牟國中牟在鄭城中東門外

盟同盟于中牟國中牟在鄭城中東門外

盟同盟于中牟國中牟在鄭城中東門外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一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一 襄十年盡十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國吳子在祖晉

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祖楚

地國祖莊國吳子至楚地國正義曰成十五年諸

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傳云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

也五年戚之會吳序節上此殊吳者亦如鍾離善道

春秋流 卷三十一 及古

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劉炫云從所稱者諸侯盟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開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爲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

也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偃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妘音云

偃陽至曰遂正義曰偃陽妘姓傳文也鄭語云妘姓鄢郢路偃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祖會而遂滅偃陽雖復隔以日月文猶繫於會祖因會祖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

公至自會無傳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荀瑩不書不親兵也荀瑩至兵也

伐秦而經不書瑩知瑩不親兵以師告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爲盟主

所尊故在滕上齊世子至滕上正義曰周禮

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爲之嗣也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祖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

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為
盟主所尊故在滕
上言其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

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非國至大夫○正義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
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
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
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
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
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
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
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
殺蔡侯申註云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文
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

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
可通於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

戊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戊虎牢不復為告命

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復扶又反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

莫公○是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
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
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相涉服以經傳之異即
欲使同之然則餘祭戴吳豈復同
聲也當是名字之異故末言之
三月癸丑齊高厚

相天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

吳子未至先

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

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

○相息亮反下同

言先會諸侯則是會期未到故知吳子未至而諸侯自會也。祖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南知光從東道與東方諸侯遇蓋邾莒滕薛之徒自相會遇也。本非期會之地會亦不以告魯故不書也。如杜此註則吳子未至亦未赴於祖而上註云吳子在祖諸侯往會之者吳子元遣告晉言已至祖而已非晉侯自期於祖召吳子使赴也。戚之會則吳子在善道召使赴戚故與諸國同序於列也。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前九年閏月為門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劉炫曰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

也。士莊子曰高子相天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

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四月

戊午會于祖

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書春書始行。正義曰傳言夏會而經書春知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赴盟會者初去告行而已盟會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即書會也。明其皆是行還告廟乃書之耳。但所書者或追記發國之初或即書所會之日此會祖以其經傳不同乃知春行夏會其餘傳無會日亦應有如此者。如此之類是追記初行也。二十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云云于澶淵成五年十二月巳丑公會晉侯云云于蟲牢如此之類是即書會日也。此蓋舊無定法史官不同故立文異耳。

○晉荀偃士句

郚

同下皆

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

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

臣步挽重車以從師

物必重謂之重人挽以行謂之輦軍行以載器物止

已具偏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縣門發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

門內者也紇聊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聊邑魯縣

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挾舉縣門出在內者

註及下同聊側留反紇恨發反挾烏穴

反徐又古穴反出如字一音屈遂反

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

乃發聊人紇挾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攻門者也

紇為聊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

孔子之父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

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為叔梁紇也服虔云挾

也謂以木擗挾縣門使舉令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為櫓

○虎音斯彌徐音彌一音武脾

反櫓音魯楯常尹反又音尹

一隊百人為隊

○隊徒對反

徐徒狼反

義曰鄭玄云大車

春秋左

卷之三十五

及古屬

尺

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其車罔圓周二丈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為櫓也。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及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列之名，百人為隊，相傳為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孟

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音佩。主

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偏陽人縣布，以試

外勇者。堞音牒。徐養涉反。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

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類反。復

扶又反。註同上。時掌。蘇而復上。正義曰：宣八年反。三息暫反。又如字。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則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董父，帶其斷，以隊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

狗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狗似俊反。諸侯

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

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

故曰久。音老。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瑩

音智。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句之間。机本又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偃陽，封向戌。音汝

下及註。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為亂命。女

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

矣謂偃句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

女此責羸劣危反重直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

士句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

躬在矢石間正義曰服虔云古者以石為箭

證石為箭鏃若石是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

言杜言在矢石間則不以石為矢也周禮職金凡國

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

雷之屬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

王征蜀論云下礮成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

雷榛殘木碎是也

偏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之也正義曰僖四年公會齊侯云云侵蔡蔡潰遂

伐楚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此之類一行而

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非善惡之名而此傳特云書

曰遂滅偏陽言自會也則知此言遂者有非之之意

所以然者彼因伐遂伐本謀成行兵容可一舉而伐

兩國會非征伐之事荀偃士句於會始請則偏陽無

大罪諸侯無宿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稱言自會

也是究其從會行也釋例云會以訓上下敘德刑遂

滅偏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是言因會以滅國非

之之事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則舊史不然本蓋別

書諸侯滅偏陽仲尼改之而言遂耳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

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言見賜之厚無過此况賜也光啓寡君正義

疆竟以賜寡君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

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

桑林義曰桑林至樂名○正則宋人不當請荀瑩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瑩辭明

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

之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為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

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各為大護則傳

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

得其所故湯各其樂為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

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

乃翦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

方數千里或曰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

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護別名無文

可馮未能察也荀瑩辭辭讓之荀偃士甸曰諸侯宋魯於

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

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

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計反禘大祭則作四代

之樂別至侯樂○正義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禘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韶護以

二十九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

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三年

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禮

唯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

侯之樂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

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禘

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

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

人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

春大統 卷之三十一 八 及古閣

俱

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而荀瑩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為禘祭各異禘大禘小天子禘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句引過謬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為士鞅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言具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

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
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題大兮反夏戶雅反註同識
申志反下如字下同行戶郎反

舞師題以旌夏
樂人之師主陳設樂事者也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

見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

而還及著雍疾
晉侯疾也著雍晉地

桑林見
崇見於卜兆

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宋禱謝

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
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
謂之夷俘

差也
○差初賣反

俘中國故謂之夷
○俘芳夫反

春秋左傳

卷之九

昭公十七年

之戎獻俘于文宮不言謂之夷俘彼真是戎也此言謂之夷俘明非夷而謂之夷知其諱俘中國改名之也莊三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中國之俘既不合獻王故獻廟亦諱知其無罪內慙於心

偏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
故諱之謂之夷俘

納諸霍人禮也
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

偏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

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
○令力呈反下

○正義曰霍是舊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為晉邑也內史掌爵祿廢置周禮內史職文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與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晉侯以偏陽之罪不合絕祀故歸諸天子使周內史選偏陽宗族賢者繼嗣偏陽之後令居晉之霍邑以奉妘姓

杜注本作秦

之祀依鄭語及世本皆云偏陽妘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晉侯不自選其人而使周內史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為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劉炫云霍晉邑人掌邑大夫猶師歸孟獻子鄒邑大夫稱鄒人紇蓋使為晉附庸也

以秦董父為右
嘉其勇力生秦不茲事仲尼

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
宋地○訾音斯反毋音無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不成圍而攻其城門晉荀瑩

伐秦報其侵也
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

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

○數所角反疲音皮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

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

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繇直救反

義曰周禮大小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答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

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

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

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喪息浪反下同禦魚呂反蒯

苦怪反○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於魯無

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於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不書諱從晉

不能服鄭旋復為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杜以從盟主而不能服叛國於魯未足為恥被伐無所可諱故

云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

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

競也○爭爭鬪之爭下文與之爭同周猶不堪競况鄭乎周謂天

有爭

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

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少詩照反任音壬○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諸侯有討鄭之事○間間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

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

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長丁丈反

已酉師於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

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

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

女車猶多過制○言女至過制○正義曰前已減損其車復云爾車非禮明是仍嫌

車多言其過制大夫之制不知車常幾乘從軍之車

未必制有定限于駟心憎尉止嫌其豪富本意不為

過禮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

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

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洫泥城反堵音者或

疆居○洫田至族田○正義曰考工記匠人為溝

良反○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

謂之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

疆於分有剩則減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
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註云此謂都鄙采地之制也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

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黨

○嬰許其反本亦作熙又音怡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

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

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

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

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難乃旦反處昌慮反書曰盜言

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

盜不微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微音景夏戶雅反尸而

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

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為門者置守

門庀羣司具眾官○庀匹婢反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

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藏才浪

反又如字守手又反乘繩證反尸而攻盜於北宮子嶠帥國人助之

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

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翩音篇子孔

春和正

卷之三

當國註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註自羣卿諸

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辟婢亦反與

音預下魯

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一人

獨決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已

新經禍亂與大夫設盟為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

以下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

不得干與朝政令其權柄在已也大夫諸司門子不

順子產謂之專欲難成謂此也服虔云鄭舊世卿父

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

卿也若如服言唯當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

順也子孔若為此法即是自害其子子孔之子亦當

恨何獨他家門子乎焚書倉門則還依舊法舊法若

父死子代子產即應代父何由十九年始立為卿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註子孔欲誅不順者子

產止之請為之焚書註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

○為于偽反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

為政也國不亦難乎註難以至治○治直吏反子產曰眾

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

書以安眾子得所欲註欲為政也眾亦得安不亦可

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

外眾而後定註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

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註欲以偏鄭也

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梧音吾士魴魏絳戍

宋火亮

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二年晉城

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

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

○復扶又反見賢遍

反下

諸侯至歸焉○正義曰如此傳文諸侯戍虎

牢士魴魏絳戍梧與制耳其虎牢之內亦應

更有晉戍也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非復

鄭有今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

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釋例曰虎牢鄭之郊竟晉

人既有之矣又城而居之將以脅鄭鄭畏而強服遇

楚而復叛八年之間一南一北至於數四晉悼慮其

未已故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之

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

春秋探書其本心善之也

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還繞也陽

陵鄭地○還本亦作環戶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

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

武子荀瑩欒廩

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

師遂進巳亥與楚師夾潁而軍

潁水出城陽至下

蔡入淮音潁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

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

夜渡畏晉知之欒廩欲伐鄭師

伐涉潁者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

反庇必利反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

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

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

人亦還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千

王卿士輿本又作與音同王右伯輿右助又註同王叔陳

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

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

河上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

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取禽

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

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甸聽之

王叔之宰曰箠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

矣箠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

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取禽曰昔

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

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

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

放

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

犬雞。○從才用反，註同。又如字駢息營反。字

犬雞。○正義曰：七姓從王，從王之大臣有七姓也。瑕

禽言，伯與之祖是七從之一，言其世貴也。其祖為王

主備犧牲以共祭祀，王家牲用備具，王恃賴之言，其

世有功也。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與大臣結盟，令使

赤牲用駢，尚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諸

言駢皆赤牛，則知此駢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

旄旗之用，故其字從旄。旄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

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

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

盟邪？底至也。音旨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註隨

制政而刑放於寵。註寵臣專刑，不任法。註刑放於

義曰：刑罰放赦，官之師旅不勝其富。註師旅之長皆

受賂，吾能無篳門閭竇乎？註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

貧。註不勝其富。○正義曰：勝，訓堪也。言

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註正者不失下

之直。註可誤也。註下而至正矣。○正義曰：凡在上正

已，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

故云：正者不失下之直也。劉炫云：七年傳云：正直為

正，正曲為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

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註宣

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右音又下同左音佐下同

右亦並○天子至左之○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宜

從王之所助也○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

叔氏不能舉其契○契苦計

正義曰周禮卿士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被謂官人畧取罪狀為其要約之辭如今斷事也漢世名斷獄為劾故云如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辯答伯與王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

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

王叔○王叔

王叔○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增立至為軍○正義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

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正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已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杜

見其以二改三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禮夏官序文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

夏四至不郊○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蓋亦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

晉悼亦進之○復扶

非為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為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上耳劉炫無所依焉直云先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代鄭而書同

盟鄭與盟可知○亳蒲洛反徐扶各反與音預

公至自伐鄭無傳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會于蕭魚鄭服

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侵伐○正義曰劉炫云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為此註而云不果侵伐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實無伐事故云不果侵伐劉不達此意而規杜非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音消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

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

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更音庚

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

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知往

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

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

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玄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

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

公以來霸王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為二軍耳非

是魯眾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

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

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

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疆弱其軍或減或益

國史不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無

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

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

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又云鄭註詩公徒三萬以為

三軍鄭答臨碩之問云公徒三萬為二軍者鄭隨問

而答當以詩箋為正蘇氏又云蒐于紅車車于乘所

以今不滿三軍者以當時乘地眾多公邑民少故不

能滿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與前解異也周禮

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

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

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

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為三亦謂之

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
 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
 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疆弱就
 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鞏之
 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
 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
 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
 屬三軍耳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
 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衆充三軍之數明知
 此分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
 膏肓何休以為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為與舍中軍
 義同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
 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云
 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義符杜說也 **告**

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征賦稅也三家**
 各征其軍之家屬 ○稅舒 銳反 **征賦至家屬** ○正義
 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均

之法制天下之地征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
 征經典之文通謂賦稅為征故云征賦稅也往前民
 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
 已已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言之請分
 國內之民以為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其
 望穆子亦便於已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丁壯
 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
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正義曰於時天子衰微
 政在霸主霸主量國大小責其貢賦若不為三軍則
 是次國若作三軍則為大國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
 云霸主重貢之政將及於子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
 能堪之言三軍不可為也魯為三軍二軍國之大小
 同耳但作三軍則自同大國自同大 **武子固請之穆**
 國則霸主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

子曰然則盟諸註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復

扶又乃盟諸僖閔註僖宮之門音宏閔註僖宮之門釋

宮云衙門謂之閔孫炎曰巷舍間道也李巡曰閔巷頭門也以此知僖閔是僖公之廟門也

五父之衢註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

言相要註詛側慮反父音甫衢其俱反要一遙反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

而各有其一註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註壞其

車乘分以足成三軍註乘繩證反註及下並同壞音怪足將住反亦如字

其至三軍註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

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為已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

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令使各自屬其軍不復立

私乘註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註使軍

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註

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駭使入已

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註季氏至倍征註正義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

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

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之與邑皆來入季

氏者則無公征也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

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註毆之使入已

耳民畏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人公也知

邑是賦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

官也從民入官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

也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

弟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

公孟氏至為臣正義曰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

季氏盡祗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

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

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

意以叔孫為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

其半為已之臣叔孫所得子弟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

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

弟盡為已臣唯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

以父兄歸公耳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音捨

制軍至本言正義曰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

各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

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分國民以為十二三家

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三軍分國民若不如

是則三家不肯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使盡為臣以

上是序事之辭不然不舍一句是要契之語故云此

蓋三家盟詛之本言盟詛本言必應詳具但鄭人

史家畧取其意而為之立文不復如本辭耳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

音機註同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

徐音畿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

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

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

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

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說音悅。疆居良反。

註同場音。亦註同。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

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

乃免於晉楚之難。○難乃。且反。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

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

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宮上也。向

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

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莫。東侵舊許。○正義曰：音暮。昭十二年傳：楚子云：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是舊許為鄭邑也。謂之舊許，明是許之舊國。許南遷而鄭得之。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

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向舒。亮反。右還次于瑣

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瑣。素果。

反宛於阮反。又於元反。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

隧。濟隧水名。○濟隧上子。禮反。下音遂。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

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愼敬威儀，謹

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

道路○數所角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盭年○盭

積年穀而不分災○毋音無下皆毋壅利○專山川

之利○壅於毋保姦○藏罪人毋雷慝○速去惡

他得反下同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

也○好惡並如字或讀上呼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

山名川○二司天神命本或作茲盟誤○二司天

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觀禮諸侯

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壘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

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

黃設六玉珪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

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彼方雖不言

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

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

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曰諸

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

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監之謂之司盟

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

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川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

也名川謂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

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

始封君○大音泰凡大祖大廟七姓十二國之祖○

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

姓莒已姓杞妣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音紀或音○七姓至誤也○正義曰十三國為七

杞任音壬○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意及則言

春秋疏卷三十一二十五及古

不以大小為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為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虔云：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已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明神殛之**，**殛**，誅也。○殛，紀力。反。註同。**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俾，本又作卑，必爾反。隊，直類反。踣，蒲北反。徐又敷，豆反。斃，婢世反。○**楚子囊乞**

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

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

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詹之廉，反與音預。○九月，諸侯悉

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復，扶

又反註。

同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臯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

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

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

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

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

書在蕭魚下。石臯為介，故不書。○臯，勅畧反。攝，如字

註同。介，音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

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

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文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于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婁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諸以行人為名通及外內以卿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甯喜之屬罪在其身鄭叔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使出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是言罪之故不稱行人則稱行人者皆無罪也鄭人先遣告楚乃從諸侯故傳在會先也經在會後既成而後告執故書執在蕭魚會下

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

之○正義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為會春秋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謬史官失之也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相備也斥

徐音尺一音昌夜反禁侵掠晉侯使叔盼告于諸侯叔盼叔

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掠音亮盼許公使臧孫

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

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

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藉在夜反註

又音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皆樂

師名○悝苦回反觸日樂師稱師下稱賂以樂知

此三人皆樂師。惺觸錫是其名也。服虔見下有鐘。錫磬即云三師。鐘師錫磬師。謂惺能鐘。錫能錫。錫能磬也。然則鄭人以師。茂師。慧賂。宋者。又能鐘乎。能錫乎。三師必是能鐘。磬者。要不可。即以名。次配言之。廣

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

耦也。○廣古曠。反。軌徒溫。反。淳述倫。反。徐又之倫。反。乘繩證。反。下及註同。廣車至

義曰。皆是兵車。而別為之名。蓋其形制殊。用處異也。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軌車。屯守之車也。或可因所用。遂為名。及其用之。亦無常也。射禮數射算。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淳為耦也。凡兵車

百乘 **他兵車及廣軌共百乘** **正義曰。徧見服本**

皆云淳十五乘。則凡兵車百乘者。更合言軌廣。或軌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軌十五乘。更以他兵車七十乘。增軌廣共為百乘耳。知非軌廣之外。更有百乘。而云兼軌廣者。以上既言廣車軌車。下云凡兵車百乘。

言凡是總攝之辭。故知總上軌廣也。若然。直言兵車百乘。於理自足。上別云廣車軌車者。以廣車軌車甲兵備足。自外之車。甲兵不備。又別有車名。非軌廣也。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

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肆音四** **肆列至**

義曰。以肆為列者。鐘磬皆編縣之在簋。虛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虛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鐘與磬全。乃成。為肆。此傳於鐘。即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虛。古今皆同。其虛不可分也。虛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鐘磬相對。肆為全。單為半。此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鐘磬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為編縣也。下云及其錡磬者。錡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

各器

非編縣也。據鄭玄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晉語孔晁註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鑄磬，則鑄磬亦二肆。肆之為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鑄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別名三十二枚也。歌及其鑄磬。鑄磬皆樂名。音博。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八年至之和。正義曰：服虔云：八年從四千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鄆。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粗。六也。又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

九合以下五十一字釋文混入於註

合諸侯。孔晁云：不數救陳與伐鄭虎牢，餘為七也。如樂之和，謂諸侯和同，如樂之相應和也。無所不諧。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粗，又伐鄭，伐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請與子樂之。共此樂。音岳註同。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註。

及下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

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

右蕃音煩註詩曰至帥從正義曰詩小雅采菽之篇也言樂美之德君

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國也以有樂

美之德政故為福祿之所同歸也既能鎮邦國受福

祿雖復疏遠之人便蕃然數來在夫樂以安德和

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

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

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

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

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

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

賞功之制司盟至之制正義曰周禮司盟會

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

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僖五年傳曰

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不可

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禮大夫至賜樂正義曰以

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周

禮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一

及古

一作三月

磬南北面鄉射禮云縣于洗東北西面喪大記云疾
病君大夫徹縣是大夫得有鐘磬之樂有功乃賜之
正禮也唯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女
樂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不以賜之
○秦庶長鮑

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

已屬晉無所救長丁丈反下及鮑先入晉地士魴

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

渡河御魚呂反後放此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

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

告也櫟晉地櫟力的反徐失灼反易以豉反

經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

縣南有台亭台勅才反又音臺一音翼之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

入鄆鄆莒邑音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與五年至以名○正義曰劉炫云杜於五年音預註以為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註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為兩註自相矛盾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弘通其義故謂兩解劉不尋杜旨而規其過非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為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及五十四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

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

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

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臨力蔭反下同

周廟至曰禮正義曰杜以下文周廟尊於周

公之廟知是文王廟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

知為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崩賸禱云

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

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

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

輒自立之則為非禮魯衛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其

正也鄭祖厲王亦然此是常禮特於吳子而傳發例

者以吳始通公能體禮故於此言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

城外向其國嚮許亮反○城外向其國正義

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所識於野張帷此傳言於外與彼於野同於城外向

其國張帷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姓於宗

而哭之耳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姓於宗

曰此即周廟也但發大例意通古今故不復斥言周

耳其實於周之世亦周廟也異姓之國無所出王之

廟者其哭同姓必不得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

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禮反是

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于偽

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

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邢音刑蔣將丈反案富辰所稱邢

在蔣下今傳在凡上未知何者為是茅亡交反胙才故反祭側界反徐又如字

○冬楚子囊

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取

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長丁丈反下同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

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

若而人言非適也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

○譽音餘又如字

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

妹及姑姊妹

及姑姊妹○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曰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

25

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姊妹入火而救兄子是謂父妹為姑姊妹後人從省故單稱為姑也

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則曰先守某公

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守手又反夏戶雅反○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

夏嫌君臣不敵故曰禮也○秦嬴歸于楚秦景公

妹為楚共王夫人音盈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

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

寧使卿故曰禮秦嬴至禮也○正義曰此事不見於經而傳自廣記備言以明禮之

事耳。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
 因子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案昭
 元年，秦鍼奔晉，傳云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則景公之
 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此。註云父母既沒，歸寧使卿者
 父母並在，則身自歸寧。若父沒，母存，身不自
 歸，則亦使卿寧也。杜云父母既沒，連言之耳。

公使晉歸其士之喪，公使歸其士之喪，公使歸其士之喪。

公使晉歸其士之喪，公使歸其士之喪，公使歸其士之喪。

公使晉歸其士之喪，公使歸其士之喪，公使歸其士之喪。

公使晉歸其士之喪，公使歸其士之喪，公使歸其士之喪。

